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第二辑

南京图书馆藏 孤本戏曲丛考

孙书磊 著



中华书局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第一册

南京图书馆藏 孤本戏曲丛考

孙书磊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戏曲丛考 / 孙书磊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2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第2辑)

ISBN 978 - 7 - 101 - 08318 - 7

I. 南… II. 孙… III. 戏曲史 — 研究 — 中国
— 明清时代 IV. J80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228114 号

-
- 书 名 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戏曲丛考
著 者 孙书磊
丛 书 名 随园文史研究丛书 第二辑
责任编辑 俞国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19½ 插页 2 字数 27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318 - 7
定 价 56.00 元
-

目 录

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戏曲及其研究综论	1
------------------------	---

明 代 篇

《改定元贤传奇》考论	9
梁辰鱼批订《仇池洞天李西厢藏本》考论 ——兼辨南图扫描版《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的真伪	100
玉茗堂本《昙花记》考论	119
《歌代啸》旧精钞本及其作者考辨	138

清 代 篇

《大忽雷》杂剧考	153
《鹌鹑会》传奇钞本考	165
评点本《鸳水仙缘》考	178
《谱定红香传》稿本及其作者考	194
《柴桑乐》稿本及其作者考辨	206
《如意珠》传奇稿本及其作者考辨	217
《红罗记》传奇稿本考论	229
南图藏“稿本”《玉指环》传奇考辨	238
附论：吴梅手稿《玉指环传奇序》的发现	250
《玉梅香》传奇残本考略	255

《仙合曲谱》杂剧考述	265
《心田记》杂剧考述	273
茅恒及其论曲传奇《曲曲》考	283
后记	306

查外郎

論曲

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戏曲及其研究综论

南京图书馆是江苏省级公共图书馆,解放前该馆属于国民政府的国家级图书馆。解放前,该馆十分重视收集当时苏南乃至全国的古籍,使之成为建国后收藏珍本古籍较多的大型图书馆之一。建国后,随着南京图书馆图书编目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孤本古典戏曲“浮出水面”。这些孤本戏曲主要是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江苏剧作家的作品。经目这些孤本戏曲的人非常少。周妙中先生曾在建国后专程从北京赶到南京图书馆访曲。她见过南京图书馆所藏的一些孤本戏曲,但是由于受当时图书编目工作速度的限制,她只见到个别的孤本,而且由于行程仓促,也未及深入研究,所以,后来其《江南访曲录要》著录南京图书馆的孤本戏曲不但不够全面,而且存在一些错误。后继的研究者对南京图书馆藏孤本古典戏曲的著录也同样不够全面准确,更缺乏系统深入的专项研究。这就给笔者进一步研究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戏曲留下许多空间。

一、关于“孤本戏曲”

拙著所研究的对象是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孤本古典戏曲。所谓“孤本”,即指在海内外所保存的唯一版本。除了包括唯一的刻本外,所有

稿本、不同钞写者所钞写的钞本和同一钞写者所钞写的内容有差异的钞本,由于其版本的唯一性,所以,也同样可视为孤本。“孤本戏曲”主要是指由于版本差异而形成内容不同的戏曲作品。如《鸳鸯水仙缘》传奇,今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分别藏有两种钞本,各本保存的部分互有异同,相比较,南京图书馆所藏评点本的内容最为全面、准确,尤其是其多出了例言、圈点和眉批等重要部分,使之在各本中显得尤为突出。于是,南京图书馆所藏评点本《鸳鸯水仙缘》便是最值得研究的孤本戏曲。《曲曲》传奇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刻本的戏曲古籍中,也有多种版本的现象。某刻本戏曲是否是孤本,不仅取决于该版本戏曲作品的存世数量,更取决于该版本的刻本戏曲与其它版本的刻本戏曲在内容上的差异。即便是同一刊者同一时间刊刻的版本,即便其行款相同,但是也会因为装帧和流传等原因而出现内容不同的孤本现象。这种情况下的版本差异,主要表现为题词、跋文、评点等方面的多少之差异上。如《仙合曲谱》杂剧,今存清同治刻本,分别存于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所藏本为单行本,内容有残缺。而与之不同,南京图书馆所藏《仙合曲谱》与何兆瀛的观剧诗《戏寄》并为一册,附刊于《戏寄》前,内容完整,所以,也属于孤本戏曲。

同样地,胡文焕《群音类选》现存两种刻本,分别藏于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与首都图书馆藏本的版框行款虽然相同,但是,南京图书馆藏本被书商改头换面。而首都图书馆藏本所存十七卷则完全被包括于南京图书馆藏本之中,即是南京图书馆藏本的残本。因此,南京图书馆所藏《群音类选》则是孤本戏曲选本,而不会因为首都图书馆藏本的存在便否定了它的孤本地位。

“善本”并不等于“孤本”。南京图书馆藏有为数众多的善本戏曲,虽然其版本都是珍贵的,但是其中有的是孤本,有的却不是孤本。这就需要一个仔细甄别的过程。如该馆扫描版《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二卷》附《释义》一卷(索书号 116049),其主要内容实际就是该馆所藏梁辰鱼批订的《仇池洞天李西厢藏本》(索书号 116047)。南京图书馆另有《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五卷》(索书号 116046),而国家图书馆也

藏有。南京图书馆所藏清刻本青城山樵《玉门关》杂剧(索书号 804539),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亦藏。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本陈与郊《樱桃梦》传奇(索书号 117495),浙江图书馆同时藏有,而且《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已经据浙图所藏本加以影印。乾隆刻本周昂《西江瑞》传奇(索书号 115299),复旦大学图书馆也藏有。经过对版本的仔细考察,这些剧作均不能作为本课题所研究的孤本戏曲。

另外,有些剧作由于著作权的归属出现差异,从而有可能导致将其作为孤本的认识。这尤其需要通过多方考证以正本清源。如南京图书馆藏有徐朝彝《梦恬书屋诗钞》(道光刻本,索书号 89967),末附《桃花缘》杂剧(红蕉馆刊本),而《梦恬书屋诗钞》并非为红蕉馆所刊。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将《桃花缘》杂剧著录在徐朝彝名下,并云:“此戏未见著录。道光间红蕉馆刊本。四折,演崔护人面桃花事。附徐氏《梦恬书屋诗钞》后,南京图书馆藏。”该剧同时也附在乾隆年间红蕉馆刊本朱景英《畚经堂文集》(藏福建图书馆)卷首,两相对照,南京图书馆藏《梦恬书屋诗钞》卷末所附《桃花缘》与福建图书馆藏《畚经堂文集》卷首所附《桃花缘》为同版。也就是说,《桃花缘》虽然附载于徐朝彝《梦恬书屋诗钞》之后,但并非徐朝彝所作。^①所以,南京图书馆藏徐朝彝《梦恬书屋诗钞》所附《桃花缘》杂剧自然不是孤本戏曲。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南京图书馆所藏吴嵩梁《香苏山馆文集》所附《碧桃记》杂剧的身上。该剧是陆继辂为其友人吴嵩梁爱妾所作,被附载于吴嵩梁文集之后。国家图书馆所藏吴嵩梁《香苏山馆文集》也同样附有陆继辂的《碧桃记》。于是,《碧桃记》也就不能作为吴嵩梁创作的孤本戏曲纳入本课题的研究范围。

^①刘世德先生曾对福建图书馆藏《畚经堂文集》卷首所附《桃花缘》作专题研究,并发表了《朱景英和〈桃花缘〉传奇》(载《文献》1980年第4期)一文,指出《桃花缘》的作者为朱景英而非徐朝彝。孙按,《桃花缘》为南曲杂剧即明代胡文焕在《群音类选》中提出的“南之杂剧”,而非传奇。

二、南京图书馆对孤本戏曲的 收藏及其前人研究状况

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孤本戏曲,从剧作的创作时代上讲,集中在明清两代,而尤其以清代为多;从剧作的艺术体制上看,既有杂剧,也有传奇,还有南词戏,而以传奇为主;从版本形态上看,刊刻本和钞写本皆有,而以钞写本为多,且在钞写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原稿本或誊清稿本。

戏曲在古代往往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用来排解闲情的娱乐艺术,与小说遭受的命运一样,被视作“小道末技”,其保存和流传方式与述志写怀的诗文有了明显的区别。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孤本戏曲,也同样如此。对于绝大多数文人而言,他们都乐意将其诗文作为别集刊刻传世,而其戏曲作品则或作为其诗文别集的附属部分缀于诗文集前后,如《仙合曲谱》附刊于何兆瀛的观剧诗《戏寄》前;或作为曲选的附录,如《曲曲》就不以单行本流传,而被收在昆曲折子戏选集《霓裳新咏谱》内;或被附着于另一些名剧之后,从而给后人造成一些认识上的假象,如《大忽雷》附于《小忽雷》之后,而通常被认为是与《小忽雷》作者和体制皆相同。不论上述的哪一种情况,这些剧作都不易被发现。甚至藏馆在做目录时,也常会误录或遗录。

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古籍十分丰富。据该馆编目室的工作人员介绍,该馆尚有为数不少的古籍未得到编目。除去这些古籍中有可能含有的孤本戏曲之外,经过甄别,目前能够确认的该馆现存孤本戏曲有近20种。学术界对南京图书馆所藏的这些作品,不仅一向缺乏全面的研究,甚至对其著录也是缺乏的。前文已述,迄今为止对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戏曲较早予以关注的是周妙中先生,但周先生没有对之深入研究。对上述部分剧作较早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是刘世德先生。刘先生于1988年《中华戏曲》第一辑发表《〈孔雀记〉传奇作者考》一

文,对葺城漫佣及其《孔雀记》进行考证,得出葺城漫佣即姜兆翀,《孔雀记》创作时间“当不出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七年(1792)这八年之内”等令人信服的重要结论,特别是该文末尾附有姜兆翀年表,这对于后人进一步研究姜兆翀具有十分突出的奠基和推进作用。刘世德先生之外,对于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戏曲的研究,始终后继乏人。在此背景下,对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戏曲进行系统的研究,将显得尤为重要。

三、本书所收论文的研究重点

笔者对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戏曲研究的重点放在学术界未曾涉足的对象上,对于前人已经研究的孤本戏曲,如上文所说的南图藏本姜兆翀《孔雀记》传奇曾被刘世德先生研究过,笔者曾指导过研究生研究过南图藏本《群音类选》等,笔者都不再涉足。另外,有些剧作由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虽然从其他线索或南图书目可以查到南图曾藏此书,但是现在再次寻找却寻找不到者,也只好作罢。

统计一下,本书对南京图书馆所藏的迄今尚未得到发掘性研究的16种明清孤本戏曲,即明代李开先辑刊《改定元贤传奇》、钞本《歌代啸》、梁辰鱼批订《仇池洞天李西厢藏本》、玉茗堂本《昙花记》传奇,和清代钞本《大忽雷》杂剧、钞本《鹁鹁会》传奇、评点钞本《鸳水仙缘》南词戏、稿本《谱定红香传》传奇、稿本《柴桑乐》传奇、稿本《红罗记》传奇、钞本《玉指环》及吴梅手稿《玉指环传奇序》、残钞本《玉梅香》传奇、刻本《仙合曲谱》杂剧、稿本《如意珠》传奇、钞本《心田记》杂剧、钞本《曲曲》传奇等,就其版本、作者、创作时间、创作背景与主旨、艺术体制及艺术成就等诸多问题,有选择性地突出重点地进行考证与研究。

明代篇

1911

1912

1913

《改定元贤传奇》考论

在现存的元杂剧选本中,除了《元刊杂剧三十种》之外,主要的选本是明人选本,尤其以明代中后期的选本保存最多,影响较大。而南京图书馆所藏《改定元贤传奇》(以下简称《改定》本)则是现存明代戏曲选本中刊行时代最早的元杂剧内容选本,且为海内外仅存的孤本。

孙楷第较早留意《改定》本,他在《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图书季刊专刊第一辑民国二十九年版)下篇“今本之历史”专论中,将《改定》本列为“今所见明刊本元曲总集凡七种”之首种,其《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杂出版社 1953 年版)仍之。此后,傅惜华首次在戏曲研究中使用该文献,他在其《元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 1957 年版)附录“引用书籍解题”中,将《改定》本列为其所引用六十一一种书目中的第三种,并云:“明李开先校订。明嘉靖间刻本。原书所收元人杂剧,共若干种,今已不详。现传于世间者,仅知七种,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继归乌程张氏适园,南京国民党统治时期,复入藏于伪‘中央图书馆’。此书是为《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后,时代最早之元人杂剧选集,重要异常。”“中央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的前身。傅惜华不仅描述了《改定》本的收藏变迁情况,而且用“重要异常”一语强调其特殊的戏曲文献价值。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集部》(线装书局 2005 年版)均收此书目。20 世纪初,解玉峰也曾撰文《读南图馆藏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文献》2001 年第 2 期)介绍该选本,并对其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

选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所附《中国古代戏曲选本叙录》有简短介绍,但沿用长期以来的误传,认为另有存七种的残本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卜键笈校《李开先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年版)第一次排印《改定》本。

但是,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和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的《中国丛书综录补正》(江苏广陵古籍刊印社 1984 年版)均未著录《改定》本,学术界对它的了解和利用也很不够。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虽然提及《改定》本,却未对之讨论。台湾著名学者郑骞所撰《元明钞刻本元人杂剧九种提要》(《景午丛编》上编,台湾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甚至未提及《改定》本,其更早时候出版的《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湾世界书局 1962 年版)所用参校的明刊戏曲选本也未包括《改定》本。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 1980 年版)卷首所列的“入校版本”中同样未列《改定》本作参校本。为了全面认识《改定》本的版本价值,有必要对《改定》本的版本、编刊以及版本渊源、影响等进行全面的论证。

一、《改定元贤传奇》版本考

(一) 南京图书馆所藏《改定》本的版本情况

南京图书馆所藏《改定》本(索书号 115015)为刻本。二册,共收元人创作的杂剧六种,并非傅惜华先生所说的七种(傅先生或误记)。其中,一册收有白朴《梧桐雨》、乔吉《两世姻缘》、王子一《刘阮天台》,^①另一册收有马致远《青衫泪》、《陈抟高卧》、乔吉《扬州梦》。

^①王子一,生卒、名号、里居、事迹均无考。当为元末明初人。《太和正音谱》将之列在“国朝一十六人”之首,但没有证据证明其《刘阮天台》创作于明初。李开先将该剧收入《改定》本内,乃认定该剧为元时所作。该剧的《改定》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题目作《刘晨阮肇误入天台》,简称《刘阮天台》;《古名家杂剧》本题目亦作《刘晨阮肇误入天台》,简称《误入天台》;《元曲选》本、《古今名剧合选》本题目作《刘晨阮肇误入桃源》,简称《误入桃源》。本文为了方便论述,统一以《刘阮天台》称之。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60册戏剧类所收《改定》本题签：“据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影印原书版框高一九五毫米宽二七八毫米”。但是，各剧顺序为马致远《青衫泪》、马致远《陈抟高卧》、乔吉《扬州梦》、白朴《梧桐雨》、乔吉《两世姻缘》、王子一《刘阮天台》。而南京图书馆胶卷（索书号KB5049）拍摄该馆所藏善本《改定》本（索书号115015）的顺序为白朴《梧桐雨》、乔吉《两世姻缘》、王子一《刘阮天台》、马致远《青衫泪》、马致远《陈抟高卧》、乔吉《扬州梦》。这主要是由于南京图书馆所藏二册之间并无前后次序所致。

书高26.3厘米，宽16.5厘米。封面为深蓝纸，均无题签。内无目次、刊记、序跋、插图。黑口，四周双边。版框高19.5厘米，半叶宽13.6厘米。双黑鱼尾。版心内上刻杂剧简名，下刻叶码。书口下方有镌刻工姓名代字。他们依次是《梧桐雨》“西”、“解”、“马”、“个”，《两世姻缘》“马”、“郭”、“解”、“个”、“牺”，《刘阮天台》“个”、“郭”、“解”、“时”、“马”，《青衫泪》“文”、“天”、“女”、“马”、“个”，《陈抟高卧》“时”、“个”、“西”、“解”，《扬州梦》“个”、“郭”、“解”、“西”等。半叶九行，行十八字。衬字及宾白小字单行，宾白顶格。正字、衬字、宾白皆仿宋字体，线条隽细，字间疏阔。有圈形标点。《青衫泪》首叶缺，《扬州梦》末叶正名行下端钤有椭圆形阳文“彭城”印记，当为藏者印。

南京图书馆藏本未透露《改定》本原有的种数和卷数，以及编刊者、刊刻年代。《南京图书馆古籍书目（草目）检索系统》题署：“改定元贤传奇十六种十六卷，（明）[李开先]编，明嘉靖刻本，二册，存六种六卷。”《中国古籍善本目录》：“改定元贤传奇十六种十六卷[明李开先编，明嘉靖刻本，九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有刻工]存六种六卷。”据此，则南京图书馆所藏《改定》本为明代李开先所辑，乃嘉靖刊本，其原有十六种十六卷，今仅存六种六卷。

（二）《改定》本与明刊其它戏曲版本版式比较

参照潘承弼、顾廷龙编著的《明代版本图录》（民国三十年1941开明书店石印本），我们发现，李开先在嘉靖年间编辑刊刻的《改定》本其用仿宋体、笔画纤细、行款疏朗的特点具有明代嘉靖年间版本明显

的时代特征。所不同者,当时刊本多用白口,而《改定》本用黑口。

嘉靖之前的戏曲刊本较少。宣德时期,金陵积德堂刊《新编金童玉女娇红记》为黑口。《改定》本黑口、仿宋字体、四周双边、双黑鱼尾等版式特征,与积德堂《娇红记》一致。而积德堂《娇红记》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字间较小,显得字体过于密集,这与《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相似的。但《改定》本则与之不同,其行间、字间都要宽疏得多。

嘉靖之后的明刊本戏曲集中出现在万历时期。万历年间顾曲斋本《古杂剧》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大字宋体,小字仿宋体。刊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息机子《杂剧选》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大小字楷体。万历刊本《元明杂剧》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大小字楷体。万历世德堂刊《节孝记》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大小字楷体。仿宋体较宋体线条柔和,而楷体比仿宋体更加柔和。显然,万历时期戏曲刊本的版式是在嘉靖刊本《改定》本版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改定》本一样,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刻工精细,版面疏朗。

(三)《改定》本与明刊小说版本版式比较

作为通俗文学,小说和戏曲的刊布情况相似。小说刊本,由于不分大小字,故而往往可以在一定的版幅内增加行数和字数。但是,从版式变迁的角度看,明嘉靖时期的小说刊刻也是版式越来越疏朗过程的重要阶段。

明正统年间张光启刊本《剪灯馀话》,半叶十六行,行二十四字,仿宋体,白口,上栏插图。万历年间刘永茂刊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半叶十行,行十七字,仿宋体,白口,上栏插图。万历二十二年(1594)与畊堂刊本《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楷体,白口,上栏插图。万历安正堂刊本《钟馗全传》半叶十行,行十七字,楷体,白口,上栏插图。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清堂刊本《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三字,楷体,白口,上栏插图。

而间于正统与万历之间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清江堂刊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仿宋体,白口,无插图。相比较,除了字间稍密和书口为黑口之外,嘉靖清江堂刊本《唐书志传通